

走虫

少年是撒欢的年纪，所谓站没站相，坐没坐相，但凡外出，飞手踢足如脱疆野马。青年时候，走南走北，为讨一口热饭暖炕，并非不知疲倦，实在不敢疲倦。人近中年，身子骨慢慢沉了重了，爬山看见凉亭总巴望歇歇，哪怕看见石头，也忍不住上前坐一会。苏州城外有花山，山上多石，石上常有字，有一巨石上书“且坐坐”三字，每次去了，总会在石边盘桓片刻，静坐一会，听听风声，听听流水，听听鸟鸣。

古人说蛇是长虫，老虎是大虫。小说里有人绰号“母大虫”“病大虫”。宋人卜筮有更干，累聚财赋，清心治局，号为称职。但他性情惨毒，喜欢鞭打下属，因此人称他为大虫。宋真宗曾对近臣感慨袁公忠公尽瘁，无所畏避，人罕能及。但也说性情残酷德行易损，为人应该体恤宽恕，适中为好。

适中二字怕是世间之大法，为人作文都如此为好。适中者，中庸之道也。

人如虫，有人是大虫，更多的只是走虫，海边的人则是游虫吧。见过那些个渔民，双脚仿佛生在渔船长于水面一般。旧作里有随笔《走虫》：

武松醉卧景阳冈大青石上，只听得乱树背后扑的一声响，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来。这大虫却是老虎。

《大戴礼记》将虫分为五类：禽为羽虫，兽为毛虫，龟为甲虫，鱼为鳞虫，人为保虫。《礼记》也说有羽之虫三百六十，而凤凰为之长；有毛之虫三百六十，而麒麟为之长；有甲之虫三百六十，而神龟为之长；有鳞之虫三百六十，而蛟龙为之长；保之虫三百六十，而圣人为之长。

关中地方还把人说成走虫。走的是虫豸，走的也是虎豹。大象缓步是走，骏马奔腾也是走，龙行是走，趾步还是走，穿街过巷是走，游山玩水更是走，我们活着，我们走着。

人往高处走，更上一层楼。水往低处流，有容乃大。流水不腐是走，户枢不蠹也是走。庄子逍遥游是走，孔子游列国也是走，一个走向江湖之远，一个走向庙堂之高。列子御风是走，老子骑牛也是走。人生如戏，走一个粉墨登场，光阴似箭，走一个沧海桑田。

走南闯北、走州过县、走马到任、走山泣石、走学飞觥、走蛟惊蛇、走及奔马、走马看花、走石飞沙、走为上计、走街串巷、走丸通坂、走笔疾书、走笔成文。过去走笔疾书，如今走笔依旧，疾书不再，字：仿佛千百斤重也，好在还能走笔成文。其实走笔就好，成文不成文不重要。

文生于心并不难，每日心间有文却不容易。

故乡景致记忆最深，春有繁花冬落雪，山村风味一季季不同。当年蜗居山村，泥墙青瓦下春夏秋冬，日夜读书不休。读书灯照得亮书窗，照不见茫茫原野。窗外青山连绵，早霞夕阳一日日升起。我总幻想山外天地，有时夜半听风听雨，心事浮沉，恨不得化身飞鸟，摸黑而去。

很多年后，终于走了一座座山，蹉过一条条河。山河是我文章底色之一。纸页里多些草木瓜果蔬菜的芬芳，书香气更足。

人生四季，已经走过了春日，进入了夏季，眼看着凉风一丝一缕从窗缝里吹来了。



胡竹峰，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出版有五卷本“胡竹峰作品”，《中国文章》《民国的腔调》《雪下了一夜》《惜字亭下》《黑老虎集》等作品集三十余种。曾获孙犁散文奖双年奖、丁玲文学奖、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、刘勰散文奖、丰子恺散文奖、林语堂散文奖、滇池文学奖、三毛散文奖、红豆文学奖等多种奖项。部分作品被译介为多种文字。

睡眠

睡眠与现实的关系是海水与岛屿的关系，这个深得我心的比喻来自天才的普鲁斯特。洋溢的睡眠就这样日复一夜地围绕着我们，浸润着我们。回想起来，我的睡眠向来是好的。一天的劳作结束了，轻轻松松地躺在床上，觉得自己正晃晃悠悠地堕入睡乡，这真是一个甜蜜的时刻。夜深处的呼吸召唤着我，在简单而透明的水面上，我轻盈得如同一枚茶叶，逐渐舒展着向下沉淀。很快，我平和地睡着了。

我也知道，睡眠是一件很私人的事，不宜诉诸笔墨，以免让若干自己不活也不让别人活的豪杰看了心中有气。譬如年过花甲的苏轼，一生莫名其妙地迭遭贬官、逮捕、流放，好不容易跋涉到了惠州，这才刚歇上口气，他的红颜知己，一路上相濡以沫、备尝艰辛的朝云却病故了。面对悲哀与不幸，饱经忧患的苏轼只得强自振作。绍圣三年，他写了一首题为《纵笔》的诗聊以自慰：“白头萧散满霜风，小阁藤床寄病容。报道先生春睡美，道人轻打五更钟。”诗传到远在京城的宰相手里，这个老家伙不乐意了，说：苏轼还过得这般滋润啊？那就打发他去海南的儋州吧！

又譬如我以前的一位上司，最看不得别人睡觉。这个满脸长着青春痘，经常整夜失眠的家伙，从来就不是盏省油的灯。早在他读高二，有次其同桌在课堂上睡着了，我日后的上司见有机可乘，自然不肯轻易放过，赶紧将之捅醒：“老师让你擦黑板了。”其同桌正自好睡，不疑有它，无奈揉揉蒙眬睡眼，几步上前，抓起板擦就开擦。旁边的数学老师看着刚写的板书灰飞烟灭，一脸茫然，断喝之时，早被擦去大半……好在人算不如天算，事后，其同桌成了学校里的名人，一众女生更是看到他就眉开眼笑，让我的上司倍感失落，懊丧不已。

说起来我这上司也是受害者。原来他一辈子窝在乡里做文书的父亲，每天清早必做的功课之一，就是一把他从温暖的被窝里拽出来，让其摆出一副埋头攻读的模样，并告诫他说：“活着的时候，能够不睡就不要睡，因为人死以后，就可以一直睡下去的。”然后将这一幕写进他的日记：“小儿聪慧，每日闻鸡即起，开始充实的一天。苦其心志，方能前程远大，吾儿勉之。”

◆灯月闲话

小扣柴扉

喜欢王维，喜欢他的诗句：山中相送罢，日暮掩柴扉。春草明年绿，王孙归不归？终南山麓，穿着长袍的王维，站在一处高高的黄土坡，目送着朋友远去，千山万壑，暮霭沉沉，夕阳下的那条蜿蜒小路，绕过山腰，钻进了无边的绿海中。

转身，看看矮小的辋川别业，习惯性的顺手把柴扉扳拉了一下，忽然，禅意里就有了一种家的感觉。

他在另外一首《山居即事》里，第一句就写到了柴扉：寂寞掩柴扉，苍茫对落晖。寂寞是关在柴扉之内还是关在它之外呢？而寂寞之美从柴扉上体现出来，再一次看到王维轻轻带了一下柴扉，此时，禅意还在他内心沉浮，直至“渡头烟火起，处处采菱归”，看到的是朴实的生活替代了浮躁的尘俗，悠然闲适之意随着柴门的挪

◆人间小景

雪花乱

潘新日

或许是因为风，或许是它们自乱了阵脚，本来会和雨一样，整整齐齐地落下来，可它们偏偏的，却胡乱奔跑，到处是乱作一团。

雪花就是个“小淘气”。它们疯啊，扭啊！整个大地都成了它们的舞台。

雪花乱，乱在它们的身影。寒冷之中，它们洁白、晶莹的身躯，轻盈而又雅致，这个冬天冰清玉洁的舞者，一旦出场，是要技压群芳的。可是，因为那些风，那些讨厌的寒风，吹乱了它们的裙裾和身影，只能随着风的指引，上下飞舞，到处乱撞。如此境遇里，早就准备好的舞蹈在乱了方寸里，敷衍匆忙；早已打开的翅膀，也逆羽难展；早已披挂的广袖，也纠缠难舒，排练了春、夏、秋三个季节的舞蹈，此时，黯然失色，只能一味的，发疯似的，跑啊！跳啊！在无尽的混乱里，慢慢落幕。

雪花乱，乱在它们的队形。雨不乱，总是排着整齐的队伍，不紧不慢的，密密地斜织着，那么的整齐划一。雪就不一样了，下来的时候，是排着队出

睡眠

于是在不知不觉中，睡眠居然成了我可怜的上司心中牢不可破的罪恶，搞得他只要一躺到床上便充满负疚感，甚至经常睡不着觉。而他枯瘦的怀才不遇的父亲，更是到死都不懂得，人生不一定非要成功才对付得起自己，能够拥有足够的睡眠是幸福的。

说到这里，我又一次想起苏轼。当年，他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后，闲极无聊，喜欢与家人朋友一起说些段子。其中有一则说的是有两个穷光蛋，在一起交流各自的理想，一个说，我一向未获满足的只有吃饭和睡觉两件事，将来称心如意了，要吃饱了饭便蒙头大睡，睡足了觉再接着吃；另一个说，我的想法跟你不一样，我要吃了又吃，不舍昼夜地吃，哪有什么闲工夫去睡觉啊？而我这个每日为衣食奔忙的穷光蛋，在憧憬美好的未来时，想得最多的却是“当睡了又睡，何暇复吃耶”？

谁都知道，在这个与时俱进的年代，能够拥有一个好的睡眠，是很不容易的。而最美满、最身心舒畅的睡眠，我以为只有在暑气蒸腾的炎夏，于那寥廓的田野上才能得到：躺在青草或者磐石上面安然入睡，似火骄阳被一片浓郁的树荫遮蔽在外，你能感觉到一缕清新、爽快的微风，似无边的涟漪在大气之间荡漾，高旷澄澈的蓝天环抱着自己，向四面八方伸延——这真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美！大地、苍穹、和平的人类似乎充塞了整个宇宙。在酣睡者和生意盎然、欢喜不尽的大自然之间不存在任何隔阂。



◆灯月闲话

小扣柴扉

而陆游在《杂诗》里写道：世事盛衰谁得知？患随烟草掩柴扉。陵边人家丛竹里，灯火喧呼迎归妇。只要看到柴扉，就有人家，就有灯火，就有一种希望，对生活的向往之情，油然而生。而对美好的向往，在杜甫的《草阁》诗里就表现得尤为明显，“草阁临无地，柴扉永不关。”不关的是诗人那颗关怀民心的情，有柴扉就必有一个小院子，诗人的场子前面，有一棵枣树，枣子熟了，就让邻居过来打枣子。

宋代的与恭写的《思母》，感伤至人。“霜殒芦花泪湿衣，白头无复倚柴扉。去年五月黄梅雨，典衣卖米沽春炊。”依然是荒村之写照，一个人在院子里，可以种菜，也可以搬一把椅子躺着看对面的千山白云，也可以看看养的鸡自由地从柴扉边上，自由地进进出出。还可以干什么呢？在另外一首诗里他直接写道“又倚柴扉数暮鸦”，暮鸦归巢，振翅而鸣，甚至有一只短暂歇息于柴门边，一个“倚”字，可见柴扉是可靠之物，而柴扉边上，还有流水呢，“寂寂野人家，柴扉傍水斜。”柴扉是景致的中心，是一道烟火的源地。柴扉怎么用

动而袅袅升腾。柴扉是一道心灵的皈依。苏轼在《暮归》里也写道：牛羊久已下，寂寞掩柴扉。可见旷达乐观之人，心境也复杂起来。能有一个地方容身，足矣。

而最喜欢柴扉之人，恐怕是陆游。他在近十首诗里都写到了柴扉。“幽居人迹稀，柴扉昼常掩。”依然是荒村之写照，一个人在院子里，可以种菜，也可以搬一把椅子躺着看对面的千山白云，也可以看看养的鸡自由地从柴扉边上，自由地进进出出。还可以干什么呢？在另外一首诗里他直接写道“又倚柴扉数暮鸦”，暮鸦归巢，振翅而鸣，甚至有一只短暂歇息于柴门边，一个“倚”字，可见柴扉是可靠之物，而柴扉边上，还有流水呢，“寂寂野人家，柴扉傍水斜。”柴扉是景致的中心，是一道烟火的源地。柴扉怎么用

雪花乱，乱在思想。雪是会开花的雨，雪和雨相比，雪的思想就显得轻浮，雨就更加缜密。春雨如此，夏天的雨也如此，秋天的雨更如此，几乎精准到每一棵小草，每一株树苗，每一块庄稼。雪花呢？就知道“随波逐流”，跑到哪，就把身影留在哪，有些雪花，甚至把自己飘进墙窟窿、桥墩上、窗台边，白白浪费掉自己一颗晶莹的心。而长在地里的小草和庄稼，还有那些排着整齐队伍的小树，都在

于是在不知不觉中，睡眠居然成了我可怜的上司心中牢不可破的罪恶，搞得他只要一躺到床上便充满负疚感，甚至经常睡不着觉。而他枯瘦的怀才不遇的父亲，更是到死都不懂得，人生不一定非要成功才对付得起自己，能够拥有足够的睡眠是幸福的。

说到这里，我又一次想起苏轼。当年，他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后，闲极无聊，喜欢与家人朋友一起说些段子。其中有一则说的是有两个穷光蛋，在一起交流各自的理想，一个说，我一向未获满足的只有吃饭和睡觉两件事，将来称心如意了，要吃饱了饭便蒙头大睡，睡足了觉再接着吃；另一个说，我的想法跟你不一样，我要吃了又吃，不舍昼夜地吃，哪有什么闲工夫去睡觉啊？而我这个每日为衣食奔忙的穷光蛋，在憧憬美好的未来时，想得最多的却是“当睡了又睡，何暇复吃耶”？

谁都知道，在这个与时俱进的年代，能够拥有一个好的睡眠，是很不容易的。而最美满、最身心舒畅的睡眠，我以为只有在暑气蒸腾的炎夏，于那寥廓的田野上才能得到：躺在青草或者磐石上面安然入睡，似火骄阳被一片浓郁的树荫遮蔽在外，你能感觉到一缕清新、爽快的微风，似无边的涟漪在大气之间荡漾，高旷澄澈的蓝天环抱着自己，向四面八方伸延——这真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美！大地、苍穹、和平的人类似乎充塞了整个宇宙。在酣睡者和生意盎然、欢喜不尽的大自然之间不存在任何隔阂。



一个“斜”字来写呢，一个“斜”字把视觉写得灵动而有趣味。

而陆游在《杂诗》里写道：世事盛衰谁得知？患随烟草掩柴扉。陵边人家丛竹里，灯火喧呼迎归妇。只要看到柴扉，就有人家，就有灯火，就有一种希望，对生活的向往之情，油然而生。而对美好的向往，在杜甫的《草阁》诗里就表现得尤为明显，“草阁临无地，柴扉永不关。”不关的是诗人那颗关怀民心的情，有柴扉就必有一个小院子，诗人的场子前面，有一棵枣树，枣子熟了，就让邻居过来打枣子。

宋代的与恭写的《思母》，感伤至人。“霜殒芦花泪湿衣，白头无复倚柴扉。去年五月黄梅雨，典衣卖米沽春炊。”依然是荒村之写照，一个人在院子里，可以种菜，也可以搬一把椅子躺着看对面的千山白云，也可以看看养的鸡自由地从柴扉边上，自由地进进出出。还可以干什么呢？在另外一首诗里他直接写道“又倚柴扉数暮鸦”，暮鸦归巢，振翅而鸣，甚至有一只短暂歇息于柴门边，一个“倚”字，可见柴扉是可靠之物，而柴扉边上，还有流水呢，“寂寂野人家，柴扉傍水斜。”柴扉是景致的中心，是一道烟火的源地。柴扉怎么用

其实柴扉的温情，是一首爱的歌谣。元代有一诗人云：高树挂新月，山妻候柴扉。我倒觉得诗人改一个字更好，把“山”改为“新”，新妻候柴扉。情感因妻日日新，幸福因家日日新。

愿天下有爱之人，都有一扇自己的“柴扉”。

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熟悉的雪花从自己的身边溜走，之后，被那些陌生的雪花覆盖，空留一声叹息。

雪花乱，乱在轻盈。雪花是雨水的灵魂，披着一袭白袍，像断了线的风筝，抑或无根的水，到处飘。由于身姿过于轻盈，便不着边际。不如雨，大树和草都有它的根，可以是沐浴庄稼的甘霖，也可以是一条大河的起源，抑或是泱泱大海的胚胎。轻盈的雪花只能胡乱行走，不，是乱舞，从天而降，带着上天的叮嘱，一念是化作厚厚的棉被，为庄稼遮风挡雨；一念是死在庄稼和绿树面前，倾尽一生所能，为大地万物献出一切……

雪花乱，乱在脚步。时令是固定的，也是有节奏的；雨水是淅沥的，也是有节奏的。而雪花却是乱了方寸的，它的脚步是凌乱不堪的。下雪了，总有一种感觉，雪花乱时，我们仿佛隔着十万大山，隔着千墙百屋，始终走不进我的内心。还是喜欢雨的脚步，那么的整齐划一，齐刷刷地梳理着世间的情绪，有爱有恨，清亮得喜人。而雪呢？像喝醉了酒，到处乱撞，碰得头破血流，碰得浑身碎骨，最后跌倒在寒风里。

雪花乱，乱也罢，罢也罢，它只是来人间走过场。它们在背风处栖身，越堆越高，抱着枯草入睡，不留一丝来时的活泼。

雪花是美的，是那种乱舞的美，一朵住在我的心里，一朵住在长安大年夜的鼓声里……

永远的玉麦

邱立新

那一年的隆冬，日头光总越不过日拉山的雪山顶，天的脸是让人心生怯意的冷灰色。一天半夜，她被阿妈的痛苦呻吟声惊醒了，点着酥油灯，用手拢着灯芯，她见阿妈向搂着身子依靠在墙角，脸上沁满大汗珠。

阿妈！你咋啦？她吓蒙了。

阿妈怕是……见不到明年春天的日头光啦……阿妈的声音很微弱。

她摇醒了妹妹央宗，快，快去给阿妈烧碗热水！

热水端来了，她把家里仅有的的小半匙糖放到水里，送到阿妈嘴边。

阿妈，你挺住，我去找阿爸！

傻孩子，这么大的雪山，去哪儿找……阿妈用瘦弱的手搂住她的胳膊。

阿妈——她呜呜地哭。

阿妈被病痛折磨的第五天，阿爸才披挂着一身风雪巡山回来，可阿妈已奄奄一息了。阿爸来不及喝口热水，用毯子把阿妈裹上，抱到牦牛背上就出了门，阿爸要去翻日拉山给阿妈看病。冬天的日拉山雪比人高，翻山，就是跟命挑战，可为了救阿妈，阿爸还是去了。掐着指尖算日子，天天去柴门口等，第十天早上，她终于见着了阿爸的身影。阿爸！央宗，加卓玛！快来接阿爸阿妈！

可牦牛背上，是空的啊。

阿爸，阿妈呢？手掌一样的硕大雪花，把阿爸埋成了雪人，阿爸的脸又红又僵，你阿妈，被日拉山神接走了……

阿妈她……阿爸，真的吗？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阿爸不说话了，嘴里发出沉重叹息声，在她和妹妹们撕心裂肺的哭声里，阿爸软塌塌进屋，身上的冰溜子渐渐融化，“吧嗒、吧嗒”滴落到地上，在阿爸脚下形成一条小水沟。阿妈走了，家一下子失去往日的欢乐。转瞬间，藏历新年快到了，阿爸问她，我要去巡山，你们跟阿爸一块儿去，能挺住吗？

能！她的回答干脆响亮。

转山路一步一个雪窝，刚翻过一面山，靴子里就灌满了雪，风像冰刀一样扎着脸，压得她们抬不起头来，转过一个垭口，阿爸停住脚步，转身问她，你小阿妹呢。

加卓玛……她往后看，身后只有二妹央宗，刚刚还跟着她的小妹，啥时候没了踪影呢。

加卓玛——她大喊着往回奔。一个山口的雪窝里，有块藏蓝花布袍边在寒风中抖动，是加卓玛！她奋力跑过去，刚要伸手拉小妹，自个儿就陷进了雪窝，雪一下子没过她的头，幸亏阿爸赶到，把她从雪窝里拽了出来，阿爸又把小妹拽出来，可小妹的身子已冰凉了，她的鼻翼没了呼吸！阿妈走了，小妹也走了，阿爸一下子苍老了。想阿妈，想小妹的艰难日子里，她忍不住跟阿爸说，阿爸，咱们也搬到山那边儿住吧，山那边有土豆有炉火。孩子，这里是咱祖祖辈辈的土地，是咱的根，不能走啊。阿爸的话声坚决。

有天晚上，阿爸拿出山外边买来的红布和黄布，坐在煤油灯下量，然后就缝了起来。阿爸，你在给我们缝好看衣裳吗？

不，阿爸缝的是国旗！

门外下着淅沥小雨，屋里的木柴火，散发着阵阵温暖，她们倚在火墙上，听阿爸讲完国旗故事后，慢慢地睡着了。清早，太阳冲破云层，天格外晴朗，阿爸跟她们说，卓嘎，你们把衣服穿穿戴整齐些，出来站队。

阿爸，为啥站队？

升玉麦的第一面国旗！

队列整齐后，阿爸郑重迈开大步，将国旗徐徐升起，瞅着瓦蓝天空下的鲜艳国旗，阿爸腰杆挺直，眼眶湿润。祖国原来是脚下的土地，是阿爸日夜巡守的丛林大山。祖国的含义烙印在了她和央宗的心坎。她跟阿爸说，往后，我俩接您的班。从此，莽莽丛林，皑皑雪山，她们寻着阿爸的脚印，在走过的每块土地上，都插上五星红旗。

时光像淙淙流淌的玉麦河水，改革开放的脚步叩开了玉麦的春天，乡里搬来了新居民，盖上了卫生院、卫星电视接收站，一天，她去山外开会回来，对阿爸说，阿爸，国家要给咱修路啦！

修路？阿爸望着日拉山山顶，眼角的皱纹舒展了，修路……还是国家好啊！

第一条公路修上后，阿爸坐着拖拉机，幸福地去了趟拉萨。这以后，玉麦迎来了一个又一个春天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白发苍苍的老阿爸跟她们巡山时常说，记着，玉麦，是咱永远的家。

